

佛舍利奇案

张挺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佛舍利奇案

张挺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哈尔滨

6.2000/15

责任编辑：许长军

封面设计：李欣

佛舍利奇案

Fo she li Qi an

张冀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0 10/16

字数：210,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696

ISBN 7-207-01621-2/I·333 定价：4.50 元

回 目

第一回	地下舞厅 歹徒戏妓女 高厦魔窟 匪首下黑令 1
第二回	刑警游寺 香客起风波 和尚出堂 古寺酿人命 7
第三回	国宝被盗 禅床藏女尸 刑警私访 山岙生怪事22
第四回	华老太忆旧 悲泪涟涟 华富贵见“鬼” 阴风凄凄38
第五回	谭林他杀 王家轩大波 恶棍夜访 荡妇乱阵脚54
第六回	杀人灭口 父亲下杀手 背尸拯救 女儿息事端80
第七回	刑警闯长河 迷踪迭起 歹徒会暗娼 顿起杀心 105
第八回	老僧扔物 水池出凶器 怪火频起 刑警皱眉头 116
第九回	夜半传笑声 姑娘遭杀 高坡见女尸 凶手逃遁 132
第十回	恶棍遇救 感恩娇姑娘 凶手无路 哀告老父亲 145

第十一回	匿藏凶手 泄漏天机	父亲筹奸计 女儿报凶案 161
第十二回	徇私舞弊 斗胆相救	丈人保女婿 刑警脱险境 181
第十三回	胆大包天 色厉内荏	歹徒出密信 鬼头乱寺院 200
第十四回	黑手党徒 傻大个子	惨杀刑警妻 布出迷魂阵 215
第十五回	虎穴探险 幽室灭口	刑警落机关 歹徒出匕首 228
第十六回	毒蛇离洞 刑警跟踪	妖女布迷阵 车厢施巧计 240
第十七回	歹徒逃生 黑海夺宝	刑警力追捕 骇浪拼性命 252
第十八回	刑警出地室 王强得电话	迷雾叠嶂 绝途见径 264
第十九回	蛇女施妖计 古洞展凶搏	色眼迷魂 手枪惊心 275
第二十回	浪中拼搏 涛间相遇	卞再亮获生 飞天鼠再斗 284
第二十一回	人妖现形 刑警受骗	女警险受辱 路豪亡古洞 294
第二十二回	大义凛然 财迷心窍	刑警失爱子 豺狼入法网 303
第二十三回	毒酒杀夫 真相大白	刘雯悬窗椽 蓓蓓递情书 315

第一回 地下舞厅 歹徒戏妓女 高厦魔窟 匪首下黑令

香港德克士街地下舞厅。

乐队起劲地演奏着迪斯科乐曲，一阵阵喧闹的乐曲声充塞着整个舞厅。变换着色彩的霓虹灯，在舞厅中央慢慢地转动着，那黯暗朦胧的光氛使人犹如置身于云里雾里梦幻里。

一曲奏完，厅内灯火大明，这时一位年轻的先生，步出舞厅走进相邻的一间憩息室。他刚在沙发上坐下，一位女招待来到他的身边。她媚笑着问：“成先生好久没来这里玩了，我们可想你呢！听说这次成先生在印度发了大财，那么我们可得要借你的光了……”她挑逗地坐在他的怀里，双手圈着他的脖子，亲昵地吻起来……他轻轻地将她从怀里推开，从提包里掏出五只金币放到她手里，说：“够了吧！成先生的派头不算小吧！”

“那还用说……女招待将五只金币放进衣袋，殷勤地说，“成先生你今天用些什么？中菜？西菜？”

“来一桌西菜吧！还有给我搞几个年轻的绝色女郎来。”

“女郎，有。成先生要几个，三分钟后就到。”

“十个有吗？”成宝双脚架在茶几上说。女招待听了他的话后吃了一惊，“成先生，我不信这么多女人你对付得了？”

“这用不着你管，我玩女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干我们这一行的谁知道什么时候到阎罗王那儿去？这次还是死里逃生的呢，为了庆祝这次平安的回港，今天我要好好地乐一乐，你要是有意那么连你也算一个吧！”

“那还用说，当然也要和你一起乐。你别厌我年纪大些，看我的脸面比她们十八岁的还娇嫩呢！”

“别 嗦了，快去叫吧！同你们的经理说一下这间房我今天全包了。”

女招待又搂着他一阵吻，这才出室而去。须臾，她叫来了十个绝色的妓女，她们一排儿的站在成宝身前，挤眉弄眼地齐声说，“成先生，叫我们姐妹们来陪你，不知你怎样……”

成宝从沙发起身，在室内踱了几步说：“算你们走运，今天我是向你们送金币来的。……”他转身从茶几上拿过一只掣篮，“银——”将篮内的金币全倒在地上。这篮金币不少，少说有千余个，他这一倒，使在场的这些婊子惊愕得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堆金币现在由大家自己来拿，看谁的力气大抢得多！不过在拿之前还有个条件，那就是大家拿到手的金币只准捧在手里，不准往旁放。条件就是这些，现在你们开始准备吧！听我叫一、二、三、叫出三后，大家开始抢！”

这些婊子听说今天叫她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抢金币，个个乐得心花怒放，争先恐后的涌上前来，生怕落在别人后面。这时只听见成宝喊：

“一！”

这群妓女，目光一齐对准了地上的这堆金币。

“二——”

妓女一圈儿的将金币围住。

“三，开始抢！”成宝将身子站在沙发上喊着。这时随着成宝的“三”字出口、这些个婊子，一齐伸出手去，拼命的将金币往自己手掌里擦，可是那金币又光又圆，抓满了一掌后就往外滑。但大家都不甘心便宜落到别人手里，每人都想抢多些，但是抢到手后又往下掉，往下掉后，她们又拼命的抢，你抢我、我夺你，将整个小室闹翻了天，只见这些女人乱哄哄的在地上爬来爬去的转……。

坐在沙发上悠闲自得地喝着威士忌的成宝，见到这个场面，他在心中狂呼着“金钱万岁！”顺手拿过相机咔嚓咔嚓的，拍下了这镜头……

“笃笃笃……”有人敲门。

成宝放下手中的相机，扫兴地皱起眉头，从沙发上起身，“妈的，哪个王八在这个时候敲门尽扫老子的雅兴！”他在心里咒骂着，从衣袋里拔出了手枪。

憩息室的门开了，从室外进来个三十余岁的中年汉子，成宝一见堆起笑脸说，“项先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请坐请坐。”

“你在这里我怎么知道的？哈哈”项戈一阵大笑，“成先生，你别忘了，我可是干哪一行的？老实告诉你，你室内的这十个小姐，还是这里的经理通过我，从春风楼叫来的。成先生，有一点我倒有点不太明了，你让她们在地上乱爬，这好玩的是什么名堂呀？”

“问这个么，只要你项先生坐下来与我喝一盅细看看就知道了。”

“现在坐下来与你喝酒我可没空，老实告诉你今天我是奉老板之命来叫你的。”

“什么事？”成宝感到不解，他刚从印度回到香港还不到三天，难道又有什么新的任务？

“你过来听我说。”项戈将成宝拉到自己的身边，凑拢他的耳边叽咕叽咕地说了一阵，只见成宝的脸色刹时阴沉下来。

“好的，那么我们一起去吧！”成宝边说边转身对地上的妓女们喊了一声，“停——。你们听着现在各人手上拿的这些金币归各人所有，其余地上的由阿香给我代管着，一个小时后，我再来。”

成宝和项戈，乘着自动电梯，从地下舞厅来到地上，他俩进了一辆小车。小车转了个弯儿，在一座大厦前停了下来。出车后由电梯送到大厦的楼顶，他俩在一间大厅外停步。成宝起手在门旁揿了三下电铃，一会侧门慢慢地开了，里面走出个穿着长衫蒙着头只露出两只眼睛的男侍，他一见成宝和项戈满脸堆笑地说：

“二位先生总算来了，老爷可等得你们心急呢！请进吧！”他身一躬将成宝和项戈迎进到厅内。

这厅阔大，四面窗上用黑毯蒙住，厅内虽有四支大烛照明，由于空阔显得黑黝黝的阴森可怖。大厅的正中放着一案桌，案桌后坐着一个和男侍一式打扮穿着黑袍只露着眼睛的人。案桌前十二个人一边，共二十四人虎视眈眈地站立。成宝和项戈入内后，他俩弯身作了一鞠躬，然后成宝道：“老爷，刚才让项先生去叫我，不知有何吩咐？”

“成宝你来了我很高兴。这次你在印度干得很出色，为本

公司挣笔大钱，这些我做老板的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为此我对你的奖励也不少！但是你回港后的这种表现我感到很不满意，我问你刚才你玩些什么？”

“刚才，……刚才没玩什么？只是在德克士街的地下室舞厅跳舞……”

“哈哈……”坐在案桌后的“老爷”一阵大笑，“看你年纪轻轻竟也说起谎来了。不是我吹牛，你的一举一动我可了如指掌。我给你看件东西。”他向后一摆手，有人从案桌后的帷帐内捧出只彩电，放在成宝的身前。电视机被掀响了，屏幕上映出，十余个妓女争抢金币的镜头。成宝一见心里一凛：怎么我在几分钟前的动态也被他录下相来，这老东西真是鬼极了！成宝不得不低下头来，支唔着说，“其实，我也不过玩玩罢了……”

“是的，你这是玩玩罢了，但是这种玩法，被外人知道了，那有多坏的影响。你自己也清楚，这些金币都是用性命换来的。你玩几个女人我不反对，但是这样无度的挥霍到头来可要坏大事的呀！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做了那也算了，以后做事检点些就是了。”他挥了挥手叫人将电视机拿进去，继续道，“现在叫你来另有要事，我想叫你到内地去取只传世国宝佛舍利。我知道，你从印度回来仅三天，照理说，该让你养养身子后再去，可是事情来不及再拖延了，你只能替老爷我去辛苦一趟。此行共六人，到内地后找一个叫傻大哥的联系。他对内地的情况较熟，你们都得听他的指挥。至于具体的事情怎么办？待会我个别同你们谈，你说好吗？”“老爷”征询地问。

“既然老爷已经决定，我成宝受当年老爷的救命之恩，为

老爷赴汤蹈火也义不容辞！”

“好！不愧是顶天立地的铁汉子，当年我的眼睛没有看错，挑中了你这个成宝做我左右手！那么就这么办吧！”这时从左边的队列里走出一个人来，他跪倒在“老爷”的案前道，“老爷，原谅我……这次我可不能去内地……”

“为什么？”“老爷”冷冷地问。

“因为……因为我妻子下个月要坐月子，我……我不能离开她，再说……再说，现在内地听说很紧，我……我怕……”

“哈哈……”“老爷”冷笑了一声，“你怕……那么……你就别去了！”他向后招了下手，帷帐后走出一员彪形大汉。“老六，送这位郑先生回家。”

“是。”老六点了下头，将郑先生从侧门带出厅去。刚带出厅门，就听到“砰——”从走廊里传出清脆的枪声。室内的人听到枪声不由得颤栗了一下。

“老爷”又说话了：“大家别以为老爷心狠，其实这种胆小鬼留在我们队伍里，总有一天要坏大事的。叫他去执行任务，他说怕，既然你怕，那么当初你为什么跨进这条门槛，你凭什么家里的老婆孩子叫我老爷来奉养？古人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你还作什么人？我想在场的众先生中总不该有第二个郑先生吧！要是大家没别的想法，那么这个会就开到这里了。”

“是。”厅内的人齐声应诺。

成宝、项戈和“老爷”步入帷帐后去……

当晚深夜十二点，三艘皮艇载着六个穿黑衫的“港客”偷

偷地由金钟码头下水向内地的新街方向偷渡前进……。

第二回 刑警游寺 香客起风波 和尚出堂 古寺酿人命

“史队长。大成寺的王树茂所长来电话叫我俩今天到他那儿去作客！他说今天寺内有一堂大型的水陆^①要出堂呢！”北江市刑警队见习队员林蓓蓓，一蹦三跳地从二楼办公室下来，来到院子里对正在练擒拿术的刑警队长史路豪说。

“到大成寺去。那好极了，你先等一下，待我练完了这几下后，咱们就去。”史路豪边说边踢腿出掌，来来往往地做着动作。站在一旁的林蓓蓓见队长在这三九寒冬赤胳膊独个儿在院子里大打出手，她不禁心疼地说：“好了，好了！看你在这大冷天，仍赤着胳膊蛮练，要是着了凉，那可就糟了！”

史路豪练完了最后的一招，作了个手势后，来到林蓓蓓的身前弯腰拿起花坛边的棉衣，往腋窝下一挟，使劲地用右掌捶了下发达的胸脯说：“记得我念高中时，到冬天差不多是天天到校门前的北江里去冬泳，你别看我的形体象个奶油小生，市运动会上我还得到过长跑冠军的金牌呢！……”

“看你还不快将身上的汗水擦了穿上棉服！这样赤着身

① “水陆”即有尼僧数人日夜念经，为在阴间的鬼魂积金。

子没完没了的罗嗦准得着了凉呢！”林蓓蓓从自己的棉制服口袋里，拿出块手帕往他的背上擦汗。她担心这个年轻的刑警队长，在她的身前只顾逞能而着了凉。

史路豪感激地向身前这个温情脉脉的女警回报于一笑。他轻轻地将她那只纤细的小手推开道：“你别擦了，这小小的花手帕儿怎么能擦去我这一身臭汗？告诉你，我还得痛痛快快地去洗个凉水浴呢！你别急，我俩保证在八点半赶到大成寺！”他说罢搂起擦在地上的衣裤。快步跑到自来水龙头下，拧开龙头就“哗哗”地沐浴起来……

林蓓蓓则将身坐到石椅上，静观着正在沐浴的史路豪，近几月来的往事一下来到她的脑间……

她林蓓蓓，今年二十二岁，是省公安学校的学生，今年就要毕业。按学校的规定，他们得在毕业前到刑警队进行半年见习后才能毕业。她是学侦破专业的，因而来到了北江市刑警队里和这些侦察队员生活在一起。刚来的那阵子，她真有点不习惯，这个十八个侦破人员的刑警队只有她一个女性。眼下年轻人的现代观念，早将男女之嫌抛到九霄云外，但是对她性格内向的林蓓蓓来说却不见得。来到这里后她一下子比在学校时更沉默了，她无法很快适应这新的环境，于是在没事儿的星期天，她就用死啃《犯罪心理学》等书来打发时间。可是不顶用，她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象失去了什么？随着时间的过去，她渐渐发现，这些被犯罪分子视为“克星”的刑警队员都是很可亲的，现在他们象大哥哥似地照顾着她这个小妹妹。尤其是这个队长史路豪对她的关怀更是无微不至。身为姑娘的她敏感地感到，他对自己好象有点儿“那个”，平时他总

是有事没事的往她的寝室里走，对于这些举动，对这个史路豪来说其实也是名正言顺的。他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到如今还是孤独的人。钢筋铁骨的刑警队员也是人呀！他们不是不食烟火的神仙。可是特殊的工作使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女性，紧张的侦破任务使他无暇去谈情说爱。他的个人问题就这样拖到现在还未解决。林蓓蓓在刑警队的出现，史路豪本能地感到现在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不知不觉地和她接近起来。可是这个在破案中有着雷厉风行工作作风的他，在林姑娘身前却婆婆妈妈地就是开不了这张求爱之口。爱情是来得不得急躁的。没有恋爱经验的他，在这点上表现得老练而且成熟。这当然得归功于压在他枕下的这本《青年修养》。书中详尽地叙述着：“……爱情只有通过相互的关心和帮助才能得到。那种刚一接触，就向对方表白心迹的鲁莽做法，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现在，他默默地在那里耕耘着，期待收获的那一天到来……

当然，对林蓓蓓来说，早就明白了史路豪对她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看姑娘沉默寡言，在这点上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每当在更深夜静就寝之前，她就回想着日间史路豪对自己的一言一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后，姑娘总觉得路豪虽有许多值得爱的地方，但是和自己生活一辈子，他们之间似乎还缺少点什么。对林蓓蓓来说，她并不象多数女性那样，常被异性的英俊、聪慧和勇敢所征服。对她来说，沉稳、老练、颇有城府的男子汉才是她所崇敬的。冷静比勇敢更可贵，就这点来说，史路豪似乎还趋于不成熟的阶段。年仅二十二岁的她，通过三个月来的细心观察，她对史路豪下着这么个并不

恰当的结论。当然，她也犹豫过，是不是自己对他还不够了解？在矛盾了一阵后，她只得作出退一步的想法：反正我也没毕业，毕业后再说吧！现在我们这样同志间的相处有何不可呢！是分是合，往后客观的现实会对她作出正确的安排的。

到大成寺去玩，这是她一到北江市后就想的。因为大成寺是海内外有名的古刹。既到了北江市，哪有不去一玩之理呢。但刚到这里的那阵子，刑警队各项工作很忙，再说她一个人去玩也没兴味。还在一月前她将自己的想法同史路豪说了后，路豪爽然答应，一定在休息天陪着她去古刹一走。当时，他还打电话问大成寺寺内派出所所长王树茂，什么时候寺观内最热闹？好客的王所长说，到最热闹的时候，他会打电话来邀请他们去的。他们等着等着，今天老王终于打电话来了。说来也巧，今天刚好是星期天，又没有有什么任务在身。这怎不叫林蓓蓓高兴呢！

史路豪洗罢了冷水浴，到寝室换了套干净的棉制服，身上还披了件蓝棉警大衣，足上踏了双乌亮的三接头皮鞋，刚一起步鞋后跟上的铁钉就发出“嚓嚓嚓”清脆的响声，很是精神。他来到林蓓蓓的身前将公文包递到她的手里说：“我们乘公共汽车去还是坐摩托？虽说是冬天不是旅游的季节，但星期天内到大成寺去玩的人一定很多呢！汽车上人多挤得很，这个估计不会错。但坐摩托去却很冷……”

“我们坐自己的摩托去，这样可以自由些，冷、那又算得了什么？你这次冷天洗冷水浴都感到痛快，我坐摩托难道受不了？你真把我看得太娇弱了！”林蓓蓓嘟着嘴现出不高兴的样儿。

“你……”史路豪见她不乐，知道姑娘曲解了自己的意思。忙进行解释，“我不是说你娇弱，我怕你受冷……”

“你别说了。”林蓓蓓打断了他的话茬，“咱们还是出发吧！说不定大成寺的老王早就等得急了，你这人真傻，我难道会不明白你的话意？说实在，我是同你闹着玩的呢！咯咯咯……”她清脆地笑了起来。

史路豪推着摩托从车库里出来，来到林蓓蓓的身边，他用脚使劲踩了几下发动踏板，摩托就“隆隆”地吼叫起来了。林蓓蓓纵身跳进车斗，车子就徐徐地向外驶去。摩托出公安局大门，进入市内人来车往的大街。转瞬驶出市区，来到了郊区的公路上，史路豪开足了车速向前飞驰……

“哒哒……”摩托驶进寺门停在大成寺天王殿右侧钟楼前的荷花石板上。还没等他俩从车上下来，一阵笑声已飘到他们的耳边。“哈哈，我终于将你俩盼来了。”大成寺寺内派出所所长王树茂，一路小跑地从所部的办公室出来，来到史路豪和林蓓蓓的身前热情地和他俩握手，“我得告诉你们，今晚上寺内可热闹呢！世界著名汽油大王、香港华侨巨头陈连生先生的妹妹陈金莲小姐的万人水陆堂就在今晚十二时四十分出堂。全寺的二百余名和尚在方丈的带领下将全部登殿为陈小姐念经做功德。还有那满殿的纸船、纸屋、纸轿也将在今晚焚毁。这陈小姐可真阔气，她花了十万人民币在这里打这场水陆，陈小姐的这场功德可算是这两年中规模最大的一场了。所以，今天我才打电话给你们，希望你们俩到寺内来一饱眼福。史队长，虽说这些都是属迷信的一套，但是几百个僧人念经的场面、那各式各样精巧的手工艺品，对现代人来说还是值得干

看的！”他转向林蓓蓓继续道：“小林同志还是第一次到这大成寺来的吧！等会儿，我叫这里的知客僧慧玄陪着你到寺内各处去走走。不用说，你们到寺内来玩，我理应比别的游客多行方便。哈哈，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王树茂在史路豪和林蓓蓓身前滔滔不绝地叙说了一阵后，突然拉着路豪的手又道，“看我，将你们拦在这里只管没完没了的唠叨。来来来，先到我们所部的办公室里去坐一会儿。今天的午饭我请客，素斋堂的大师傅刚从上海请来。他做的素斋可称得上刮刮叫没话讲。……”

史路豪和林蓓蓓由王树茂带领着向办公室走去。这个王树茂，林蓓蓓还是第一次和他碰面。她向他打量了一下，只见他年约五十，高挑身材，一张刀字脸，两条浓剑眉，一双诡谲的鹰眼，竖着只又粗又高的大鼻梁。一张阔大的嘴见人就飞快的翕合起来。要不是他穿着一身公安刑警制服，俨然如个打铁砍柴的武夫，但是他那流利的口才和平易的待人接物之态，让人感到和蔼可亲。听说，他们一家三兄弟有两个是干公安的，大哥王成在地区林业局任副局长；弟弟王强则在省公安厅工作，是省内外有名的“侦破专家”。

寺内派出所设在大成寺天王殿东侧念经堂边的一所禅房内，它分外、中、里三间，外间是会议室；中间是办公室；再里间就是王树茂的寝室。他们三人在办公室坐停后，王树茂快当地到寝室去取酒。他说大冷天要与路豪对饮个痛快。所里的刑警李小栋和胡道生则沏茶、递烟、热情地忙着招待。

林蓓蓓一杯热茶还未下肚，只见从会议室外急匆匆闯进个年约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和尚来，他一进门就粗着嗓门呼喊